

与爱同行

又名《情链》

陈爱民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与 爱 同 行

陈爱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9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爱同行/陈爱民著. 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8.1

ISBN 7-106-01302-1

I. 与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8681 号

与爱同行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天津市蓟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068 毫米 1/32 印张:19 插页:1

字数:400 千字 印数:1—20000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106-01302-1/I·0159 定价:26.60 元



作者像

作者简介

陈爱民，1949年4月22日出生，浙江温州市人。现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。

已问世的作品有：《香港的故事》、《泥人常传奇》、《遗案》、《多棱镜》、《难圆情缘》等三百余部（集）影视、话剧、小说。

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中国电视家协会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。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特约作家。所创作的剧目曾八次获得全国电视剧「飞天奖」、「金鹰奖」、「五个一工程奖」等。



对于钱潮信交来的任命书，四眼一开始还没太在意，只是觉着将一个车间女工一下子提拔为厂部秘书有点别扭。或许是上头某个人打的招呼，要不刚刚接管这个厂的钱潮信怎么会在几百个职工中知道有个她？……不，不会的，钱潮信应聘前曾跟轻工局约法三章，天皇老子不得干涉他这个厂长职权范围内的事，否则他就走人。那么，是他个人意思了？也不会。先不说厂部秘书归厂办主任管，钱潮信不能隔着锅台上炕，拿他这个主任不当回事儿，就凭他跟他这十几年的患难交情，也得跟他商量商量，哪怕是走个过场呢。这是个什么尤物，惹得钱潮信这么不管不顾的？

四眼记住了这个有来头的名字：吴越女。

下班骑车回家，这个名字还在他的脑子里连突带拱，就像装在布袋里一只不知是什么的活物。……哈，是她！脑子里打了一个闪，突然一切都豁亮了。四眼兴奋得一拍车把，没料到前边已到了路口，红灯挡道，自行车都被堵住了。四眼没捏住闸，一头就扎进了车堆里，整个人像羊上树一样爬到了前面一个大汉的后背上去。幸亏那家伙人高马大底盘沉，一只脚支着地，没被扑倒。他横眉竖目，回头瞪了四眼一眼。四眼狼狈不堪，被碰掉的眼镜吊挂在鼻子底下。他装着一脸无辜瞪着那人看。

绿灯亮，车流动了，那人一踹脚蹬，冷冷地甩下了一句：“瞧你这德性！”

哦！北京人。四眼冲着离去的他歉疚地喊：“哦不，惯性惯

性。”

知道了吴越女是谁，四眼一下子明白了钱潮信的险恶用心了，吃过饭，盘腿坐在沙发上，慢慢地仔细地搓着身上的泥，斟酌着，直到胸前搓得像一幅姹紫妍红的印象派名画，他终于拿定了主意，将散落在腿上，沙发上的泥条条扫拢到掌心，倒在那棵开得热烈的山茶花盆里，出了门。

钱家住谢池巷底，外八字两堵粉墙，三磴麻石台阶，包着铁皮的厚重大门长年紧闭，大门里嵌着一扇只容一人进出的小门。进门是由呈凹型的小楼围成的小院。对这幢两层小楼，四眼太熟悉了。前两年，钱潮信趁着落实政策，化了几万块钱疏通关节，将在文革中强占入住的几户请了出去，委托四眼给他监工装修，怎么豪华怎么来，但有两处得听他的。一是外观不能动，保留楼上的回马廊和楼下“阳间”的格局。所谓“阳间”类似南方的堂屋北方的花厅，但无门无槛。中堂打一隔断，两边留门洞通后院。隔断前置一长条案，过去放掸瓶、帽筒，现在摆了两尊仿古鼎。长条案前放一张八仙桌，两边厢各摆着一堂硬木几椅。这里既是待客之处也是饭堂。另一处不让改动的就是“阳间”后的右厢间。当时钱潮信对这间屋的设计让四眼一直大惑不解。入住后，四眼来这里就像在自己家，楼上楼下乱躐，甚至连卧室也都随便进出，但就是这间屋总锁着，说是堆杂物的库房。直到今天，四眼前前后后这么联系起来一琢磨，才突然悟出点什么。

门铃摁了半天，钱潮信才开的门，把他往客厅让。

四眼意识到客厅的灯是进来后才开的，就问了声：“睡觉了？”

“没有。喝点什么？”钱潮信问。

“来杯茶吧。”四眼踱出了客厅，到了阳间。

“哎，你怎么出去啦？”大概钱潮信沏了茶回头发现他不在了，在屋喊了起来。

四眼回到客厅，端起玻璃杯打量着在开水中沉浮打旋的茶叶，不经意地说：“明天，跟她第一次见面，你可要把握住自己啊。”

钱潮信一脸茫然地看着他的厂办主任：“你给我安排见谁啊？”

“行了，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你说，咱们在金华，有官副市长撑着腰，厂子办的日见起色，销路也打开了，财源滚滚正是收秋的时候，你干吗放弃了，要来承包这个破厂？哎，你别跟我说你是替国家分忧解难啊。”

“我主要是看上这个厂实验室设备不错。咱们不是还要进一步改进毛发再生甘露吗？”

“别他妈跟我扯了。咱们在金华挣的钱，拿出个零头，就能置办起这样一个实验室。”

“好，那我说实话吧。我想衣锦还乡，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。汉高祖刘邦教导我们说，当了皇帝不回家，就像穿着皮尔·卡丹摸黑走路一样没劲儿。”

四眼不屑地哼了一声。

钱潮信还是哂笑着问，但已很勉强了：“那你说我为的什么？”

“为的报复！”

钱潮信的脸顿时阴沉下来：“胡说八道，我报复什么？报复谁？”

“谁啊？你过来，……过来！”四眼过去攥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拽出了客厅，到“阳间”后。

“阳间”后漆黑一片，唯有库房门底下泄出一抹灯光。四眼

不由分说一推门，开了。屋里灯光耀眼雪亮，将刚迈进一条腿的四眼又逼了出去。

跟楼上楼下豪华装修，满堂满屋高档家俱电器相比，这屋里太寒酸了。三合土夯的地面，抹的泥墙，秫秸吊顶。门边砌了座炉子，套着几节炉筒。炉上坐着一只铁皮水壶，炉下还砌了个煤池子。贴墙一张单人床，光床板铺着一领席子，一床知青用的旧军被堆在枕头上，压出一个后脑勺大小的坑，说明刚才钱潮信一直在这屋躺着。用砖头垫起的旧木箱子当床头柜，上面摆着一只锈迹斑驳的双铃马蹄表。闹钟停了，指针指向12点。这环境对于四眼来说太熟悉了，这是当年北大荒靠山屯他们知青的宿舍啊。但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四面墙贴满了黑白照片，从着装打扮看，都是文革期间的。照片放大到跟真人差不多大。四角四盏日光灯耀目雪亮照得连条影子也没有。

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——吴越女。

四眼从震惊中缓过来，指着照片：“就是她。”

“扯淡，她算老几？……”钱潮信装着轻蔑地打量着她，一挥手关掉开关，出去，“嘁，我还那么抬举她。”

“别装啦，潮信，你这一辈子不就是为她而活着吗？”四眼想。

二

考场，多么寂静，一片“沙沙沙”的答卷声，就像乡下蚕房里，春蚕吃桑叶声一样，不过那是宁和，而这是紧张。温州一中教学大楼的高二(2)班教室成了一九六六年全国数学竞赛温州赛区的考场。钱潮信又看了一眼置于桌角的手表。每瞄一次表盘上疾走的指针，心弦儿就越缩越紧。身为温州一中的高材生，钱潮信不怕考试，甚至应该说喜欢考试，越到考场越兴奋。但今天这场考试不同，不仅这是全国性比赛，一旦夺魁就天下闻名，而且这次竞赛的前三名将免考被清华、北大等名牌大学录取。他已是高三学生了。

考场最怕听到的就是到点的铃响，就在钱潮信还有两道题没做完，铃声突然发作了。每个人都傻了，显然几乎所有考生都没答完卷子。

主监考的刘美霄教师反应快，马上冲向讲台高声命令：“不要再写了，立刻交卷！立刻交卷！！”

监考老师们前后夹击，忙着抢卷。考生中机灵点的赶紧用胳膊肘压住卷子，争分夺秒再写上几笔。老实点的就傻愣愣地发着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然听得一声呻吟，一个女生过度紧张，脸色苍白地昏瘫在地上。

教室乱了。有的女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；几个男生跑过来要抢救。个别考生趁着老师忙于照料昏厥的女生，与别人对卷子。

突然有人喊：“不对，还没到时间呢！”

喇地，凡是有表的人都抬腕看表。果然还没到时间。就在大家疑惑地寻找铃声时，铃声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。

钱潮信眼珠子一转，使劲“嘘”了一下，整个教室都安静下来，隐隐约约听见被闷住了的铃声。循着铃声，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集中到一个坐在后排的女生身上。

这是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孩子。并不是她长得多么漂亮，如果让她穿上俏丽的裙服也许就可能把她淹没在姑娘堆里。她恰恰穿一件男式立领蓝制服。反衬往往是修饰的一种取巧手段，这身男服使她于妩媚之中流溢着清高的韵味。此时她却清高不起来了，而是无地自容地捂着怀，不敢抬头。

“都回到自己座位，继续答卷。”刘美霄来到这个女生跟前，看了一眼放在桌角的准考证，冷冷地说，“吴越女，把手松开。”

吴越女犹豫一下，使劲地摇摇头。

刘老师气得掰开她的手，从她怀里拿出一只双铃马蹄表。顿时，铃声大作，吓得她赶紧捏住铃锤。刘老师气得指着她责问：“你捣什么乱哪，你？！”

吴越女语无伦次地解释道：“不，我没有。这……这可能太旧了，应该早上六点钟闹的，可能没闹，这会儿……就闹了。”

气得刘老师没办法，想了想，喝斥地：“还站着干吗？还不抓紧答卷。”

“是。”吴越女坐下，又偷偷瞥了刘老师一眼。

刘老师刚想将闹钟拿走，正好与吴越女的目光碰上了。她从吴越女的目光中明白她需要掌握时间。刘老师想了想，小心翼翼松开抓住闹钟钟锤的手，闹钟沉默着。刘老师将它放回桌角，走了。

吴越女刚写了几行，那闹钟像发神经病似的又响了几下，

吴越女赶紧抓住它。前后左右的同学厌恶地冲她“啧”了一声。吴越女没办法，只好将它夹在两腿间，一只手捏住它，用一只手答卷，显得十分狼狈。

钱潮信再检查了一遍卷子，没找出错来。他舒了口气，拿过手表看了看时间，悠闲地往腕上戴，顺便扫视了一眼周围。他看见那个惹祸的女生又要捏住闹钟，又要用三角板画图，手忙脚乱的狼狈样，使他沉吟起来。本来，他是想再检查一遍卷子。对待这种关系重大的考试，不到铃响就不能交卷，要一遍遍检查，越过细越好。这是他的经验，也许就在这一遍遍的检查中发现那些因熟视无睹而疏忽的错误，捞回因为粗心大意而险些丢掉的几分。而现在，这位孤立无援的女生使他见怜见爱，心中鼓涌起一股豪气。他毅然决然交了卷，来到了她的跟前，将手表放到她的桌角。

吴越女以为又是那个监考的老师，抬头一看，是个男生。

钱潮信指指她手里的闹钟，示意交给他。吴越女非常感激地从命。

校园冷冷清清的，只有教导处的几个老师围着教学楼巡逻。把考场设在一中不仅因为它是浙江省的名校，也是它的位置格局好。一中位于城西郊，九山河、落霞湖、放生池三面环绕，一面是九山大队几十亩菜地，一堵高墙将市声尘嚣拒之于外。放生池上架一座木桥，只要把住桥头，就切断了进入校园的唯一通道。电铃终于响了。想必校工老秦的手很庄重地摁在电匣刀上久久不放，使得长长的铃声不绝于耳，底气十足。俄顷，考生们陆陆续续从教学大楼出来，个个红头涨脸，目光呆滞。缓过神来的就急于对答案，对上了的舞足蹈，错了的顿足捶胸。吴越女顾不上跟别人说话，手里攥着那只手表东张西望。最后在礼堂后，湖畔的小林子里发现了地下铺着一件男

上衣，上面放着自己那只被拆零碎了的闹钟，人却不见了。吴越女急得直跺足，因为不知道这男生的名字，只好“哎哎”地喊。

“哎在这儿。”一个声音在她背后响起，吓了她一跳，回头一看。一个屁股从灌木丛中退着爬出，正是那男生。

吴越女不解地问：“你钻到那里边儿干吗？”

“啊，一只弹簧怎么蹦出来，就找不着了。”

吴越女带着哭腔说：“啊?! 你你……你怎么搞的嘛，我妈还靠这闹钟上班呢!”

钱潮信看了一眼那些零件，把衣服一兜，拎起来，大包大揽地说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明天就给你修好。”

“要是修不好呢？”

“那你就赚啦，这个赔你。”钱潮信笑着指指她拿着的手表。

“哎，”吴越女叫住他，将表还他，“我不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学校的？明天我上哪儿找你去？”

“我姓钱，钱潮信。像钱塘江的潮汐一样有信用，这下你放心吧。一中高三的。”钱潮信向她伸出手。

吴越女犹豫了一下，与他握了握手说：“我叫吴越女，……”

钱潮信抢着说：“我晓得，四中的。”

吴越女惊讶地问：“你怎么晓得？”

钱潮信嘿嘿一笑说：“我会麻衣相法，诸葛神课，掐指一算，还能晓得你的过去、未来呢。明天我会给你送去的。”他扬了扬手中的衣服包，走了。

吴越女纳闷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不对啊，他怎么会晓得我呢？我没见过他呀。不对……哎，他给我送哪儿啊？……哎！”她猛

然想起，想喊他，早已没影子了。

吴越女家住住宅前，环绕温州古城的塘河从家门口淌过。吴越女家也是私房，只有一开间宽的两层楼。楼下铺一张单人床一张饭桌，楼梯下就是锅灶间了。楼上分里外间，是她和妈妈住的地方。父亲去世的早，家境清贫，房子年久失修。但家里虽简陋却非常整洁，地板洗的发白，板壁顶棚总糊着新报纸。

妈妈拎着一鹤兜洗干净了的衣服床单上来，正在抄书的吴越女不得不让开，因为桌子正占着窗口。妈妈探出窗户，将晒衣服的长竹竿拿进来。吴越女拿过抹布擦拭竹竿。

吴妈妈往竹竿上搭衣服，问：“越女啊，你那个同学哪天能把闹钟还回来呀？”

“快了快了。”

“快了快了。”妈妈嘟囔着学着她的腔调，“都一个礼拜了，……是谁啊？是秀琴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……”吴妈妈见女儿不回答，叮嘱，“要不你去她家问问看，她家住得远吗？”

吴越女烦了：“妈，一只破闹钟，人家不会要你的。”

“死丫头，我又没说怕别人不还。”妈妈将搭满了衣服的竹竿伸到窗外架好，“明天我又轮到夜班了，没有闹钟，睡过头，上班迟到了怎么办？”

吴越女心里也嘀咕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悦耳的闹铃声。她一听，立即将妈妈从窗口拽了进来，自己探出身子张望，喊着：“哎……这儿呢这儿呢，……上来吧。……哎就从这个门进！”她缩回身得意地对妈妈说，“还回来了吧？总在那儿疑神疑鬼，瞎嘀咕个没完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撤掉铺在新床

单边儿上供人坐的一块垫布，将它塞到看不见的地方，又随手拿了一块抹布跪在地板上，擦掉刚才晾衣时滴下的水。

吴妈妈还是唠叨着：“嗯，你这个因，在外头跟谁说话都是绵言细语的，就会回来跟我厉害。老鼠扛枪窝里狠。”

吴越女突然眼一亮追着问：“妈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……”

吴妈妈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刚才说什么？骂你呢。”

“对对，就是那句挖苦我的话，特别生动，特别形象。老鼠扛枪怎么的？”吴越女从桌上一排手抄本里找出一本，准备记录。

这时传来旧楼梯不堪踩踏的嘎吱嘎吱声。吴妈妈小声提醒她说：“人来了。”

吴越女也低声说：“那你快告诉告诉我啊，等会儿就忘了。”

“窝里狠！老鼠扛枪窝里狠。……啊，啊，你来啦。”吴妈妈狠狠瞪了她一眼，回头对上来的钱潮信笑脸相迎。

“啊，阿姨你好。”钱潮信刚要进来，发现她们都光着脚，又看见这洗得发白的地板，这才明白应该在楼底下就脱鞋。他悬起的脚没敢落下，赶紧脱下鞋，要往楼下跑，“噢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“哎哎，站住。”吴妈妈喊住他，从他手里夺过鞋，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带下去就是。”

“谢谢你啊，越女阿妈。”

“哎哟，不要这么客气的。”吴妈妈说着，下楼了。

“坐。”吴越女接过闹钟，“终于把它搭起来了？是送店里修的？”

“瞧不起人是吧，个把闹钟，手到擒来。”

正在给他倒茶的吴越女本想讽刺他一句，“手到擒来，一个礼拜啊？”想想人家是客人，又不太熟稔，便将话咽了回去。

钱潮信发现她抄的那本书是全国高考数学试题汇编，惊讶：“嚯，你才高二，想跳级考大学啊？”说着又拿起她抄的那个本本翻了翻，“怎么，你想把这本书全抄下来啊？”

吴越女把茶放在桌上，从他手里将本子拿回，插回那一排书里。这一排书全是手抄本，装订的很整齐，从书脊上写着的书名看，全是各类高考参考书、警句名言摘抄等等。

嘻皮笑脸的钱潮信顿时肃然起敬，说：“你可太有毅力了。”

吴越女淡淡一笑坐在床沿说：“其实这有好处，来之不易的东西，你才珍惜它。有句名言说，占有书籍并不意味着你就占有知识。好容易借到一本书，才给你看几天，你就得抓紧。如果你有好多好多书，看都看不过来。也就用不着着急了，反正有的是明天。”

“对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本来我想把我那些高考复习资料送给你的，现在……”钱潮信装出一副失望的样子说。

“我要我要我要！”

“那不是害了你吗？”

吴越女不与他贫嘴，断然说：“好啊，你在这里等着我哪。哎，咱们说好了，等你高考一考完，我就去你家拿。”

钱潮信说：“干吗等高考完了啊？现在就可以给你。”

吴越女眼睛睁得大大的问：“哎，你不复习啦？你那么有把握啊？”

“我用不着参加高考了。”钱潮信忍不住小得意地说，“我被保送了。”

吴越女兴奋地问：“哪儿？清华还是北大？”

钱潮信摇摇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去法国，留学。学校刚跟我谈过话。”

兴奋的表情在吴越女脸上一点一点消退。钱潮信的这句话就像在她们俩人脚下发生了地裂，裂缝越扩越大，终于无可逾越：“噢，你的命真好！祝贺你。”

钱潮信以为她要跟自己握手，刚伸出手，发现她只不过矜持地欠了欠身子。钱潮信讪讪地搓搓手，端起杯子喝了口水，觉得舌尖发涩还带点辣味儿，看了看泡出来成褐锈色的茶水里茶叶像树叶似的，不由皱起眉头，那口茶含在嘴里就难以下咽。吴越女抬头看他。钱潮信像喝药一样咽下，冲她笑笑。

其实，从失落中恢复过来的吴越女没发现他对自家茶水的敬畏，好奇地问：“哎，你怎么晓得我住这儿？也是掐指一算吗？”

“哈哈，其实很简单。我从准考证上晓得了你的名字，哪个学校。再冒充竞赛办公室，给你的学校打个电话，核对一下你的履历，不就一切都晓得了？”

吴越女撇撇嘴：“哼，你呀，我看不应该派你去留学，应该派你去当间谍。”

“那不敢，我怕被逮住了，老虎凳一坐，辣椒水一灌，马上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”

吴越女乐了：“就那么没出息，只会当叛徒？”

“那么你呢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“我吗？……不晓得，”她沉默一会儿说：“不过我想，人不能把什么都拿出来交换吧。譬如信仰、尊严？”

钱潮信也一脸庄重地：“好，我努力向你学习。”

“算了吧，你。我晓得你是在讽刺我。保送出国留学，要求多严哪，德、智、体要……”

钱潮信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，打住！……打住。我这人可经不住夸。怎么着，到我家去拿书吗？”

“走！”吴越女站起来就要跟他去。这时外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喇叭传来“嘟—嘟—嗒。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。……”

刚要下楼的钱潮信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闹钟，发现闹钟误差几分。他回来拿起，校准了时间。

吴越女这才想起来说：“哟，都十二点啦，你还没吃中午饭吧？”

钱潮信赶紧客气：“不用不用，我回家吃，赶得上。”

吴越女抱歉地解释道：“我们家吃两顿饭。”

钱潮信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完了，又自作多情。”话一出口，就觉着说得太不检点，好像在挑逗似的。他偷偷看了吴越女一眼，发现她也正惊讶地看着自己，两人的目光一接触，脸都红了。

吴越女将头一低，抢先下楼。

从钱潮信家取书回来，吴越女的情绪恶劣极了。原来他家这么富有，在那座小洋楼里，也不知为什么她说话都不敢高声，嗓子憋得直发干发痒，觉着特别压抑。平生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的书，应该有的兴奋和狂喜被这恶劣的情绪中和成淡淡的失落。妈妈上夜班去了，楼上只有她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结束曲“良宵”的袅袅余音早已消失，她强迫着自己赶快睡，但从窗口泄入的月光总骚扰得她进不了梦乡，她叹了口气，搞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啦。

大局已定，钱潮信一下子拥有了许多空闲。除了准备参加毕业考试，他没有什么压力了。毕业考试对他来说也不过小菜一碟而已。一下子失去压力，就像把他搁到月球上东飘西浮把